



人生邊際

月亮的秘密

童心

七月半，月亮格外地圓和滿。從街角轉過，蠟燭的味道裏混雜着燒紙的煙火氣。我很想停下來，細細地看一看那個站立於四方方的鐵桶前、背對着我的人，究竟是多大年紀、什麼樣子，也很想細細地聽一聽他或她的喃喃自語，究竟講述着怎樣的故事或是思念。然而，我到底還是有些不敢的，因為我的袖口上有自己的英文名字。據說，這個特別的夜，是不應該穿着有自己名字的衣服趕路的——倘若背包，也定要把有自己名字的掛件或是能發出銀鈴般聲響的飾物取下來。

回家的這條街，人跡稀少。我終究還是不想辜負這美好的月色。於是駐足，望向蒼茫的夜空，那月，明晃晃地，與我對視，與我傾訴。她顯然不止看見了我，這人世間的芸芸眾生，我渺小如螞蟻，但我依然相信，這片刻的詩心，有孩童般的純淨，一如那皎潔的月光，會被她感知。那月光裏，有千年的秘密，有「江畔何人初見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」的追問，有「皎皎空中孤月輪」的冰清，有「願我如星君如月」的濃情，有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的浪漫。七月半的月光，亦承載着千年時空裏照亮歸家之路的宿命，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衣兜上繡着的英文名，不禁問自己：「你到底懼怕什麼？」

那襯衫，是新年時，我和Caleb一起去訂做的。材料用的是綠色的絲絨，那是Caleb最喜歡的颜色。而這個秋天，Caleb以優異的成績初中畢業，成為英華書院的中四學生。「人生代代無窮已」，月亮見證的，是人世間最本真的前行；世代的更迭，傳統的繼承，少年的成長，人文精神的光亮。

七月半，傳統的依舊傳統，但我願意望着那月光，滲透月亮的秘密——豁達的、勇敢的、溫暖的秘密。



心窗常開

抗戰勝利 銘記歷史

潘金英

今年是中抗戰勝利80周年，我近日參與了各種不同的紀念活動。日前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現場，欣賞了豐富、多姿多彩的展覽及音樂會，印象難忘。

會場人頭湧湧很熱鬧，男女老少在排隊玩設計各具特色的攤位遊戲，有人擲飛鏢、有人轉幸運輪，又有人挑戰抗戰問答擂台，互動活動均增長對中國歷史之知識，好有意義。玩贏了就取得禮物，有抗戰圖片卡、八路軍抗戰史書、抗戰英雄婦女傳記等，書籍致敬先烈，很有分量，攤位旁還有播放有關抗日之黑白紀錄片。

現場展板很多，表演節目也不少，好像《中年好声音》那類的，由中年壯年男女演出大合唱或音樂演奏，節目涵蓋了中西音樂，既有西樂團隊奏交響樂曲，也有國樂如彈古箏、琵琶、二胡、洞簫等。表演者雖然大多已上了年紀，但是均悉心打扮，衣香鬢影，站在台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，為的是要為國貢獻之軍人致敬。我覺得紅色歌曲，確實洋溢出一種激勵人心的動人力量。

文友周蜜蜜，寫他父親周錫鳴26歲時，在上海寫了《救亡進行曲》歌詞，「農工農兵學商，一齊來救亡，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，走出工廠田莊課堂，到前線去吧……」表現了當時中國人民團結一致、奮起救亡的愛國熱情。而她母親黃慶雲，在香港向赴滬救援隊贈送戰旗，並

在本港報紙上發表抗日詩作：

英雄奮身思報國，浴血揮戈殺倭賊。鏖兵春夏及秋冬，轉戰東南復西北。槍林彈雨拚衝鋒……血肉之軀當炮火，奮起青年救國團，振臂一呼群眾起……明日首途赴前線，愈我傷軍復復戰。買絲繡得旗幟君，珍重成仁一片心。

殊途同歸，看了展板，從老兵艱苦抗戰的經歷，更感要弘揚先輩抗戰精神，增強國家認同，銘記歷史、珍愛和平。家國情懷及仁愛，充滿中華同胞的血肉和脈絡，我期盼大家都銘記抗戰悲壯之歷史，擇善固執，自強不息齊奮力，改寫時代新一頁，讓異邦人看見今日中華民族之強勢。共勉！



致敬老兵。作者供圖



琴台客聚

觀九三閱兵有感

潘國森

九三閱兵的陣容舉世矚目，說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成為現實。本欄曾發表《足食足兵民信之》（見本報2023年3月13日），語出《論語·顏淵》。

子貢問「政」，孔子答：「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。」西方有良心的學者都慨嘆，中國當代扶貧政策史無前例地成功。互聯網連接全世界，中國網民發覺中國老百姓吃得比英美日韓諸國都要豐富，這是「足食」。

世人見識到人民解放軍的衛國神氣，有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氣勢。二十世紀下半葉在香港長大的中國小孩，一聽到「保衛世界和平」，就會想到美日漫畫，如手塚治虫的《鐵臂阿童木》（港譯《無敵小飛俠》）、美國的《超人》《美國隊長》。近年香港還有自閉症患者自詡「美國隊長」去參加暴動呢！有觀察家直說，今後保衛世界和平要靠中國！九三閱兵之後，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支持率，已跑到世界前列，這是「民信之」。

方陣步操比武器更悅目。本欄曾發表過《復見漢官威儀》（見

本報2016年8月22日），漢光武帝劉秀在王莽敗亡後復興漢室。《後漢書》記載更始帝劉玄的軍隊「服婦人衣」，三輔（京兆尹、左馮翊、右扶風，西漢首都長安附近的地區）吏民不是啞然失笑，便是預先逃跑。及見劉秀的僚屬，「皆歡喜不自勝，有老吏激動到淚下，說：「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！」筆者心中也是這句話。

誰似劉玄的軍隊？歐美「跨性霸權」作威作福，於是美國就有男軍人穿女服……

劉玄又濫賞官職，民謠謂：「灶下養，中郎將。爛羊胃，騎都尉。爛羊頭，關內侯。」今時美歐列強政治體制失效，爛羊頭、爛羊胃高居政府要職。前英國首相曾被記者考校個位數字乘數的心算，首相顧左右而言他。近日歐洲小國愛沙尼亞教育部長（金髮麗人也）遇上同樣的難題，對記者說主理國家教育政策，與這個算術無關。今天有幾多中國小孩不會背《九因歌》？美歐政府腐敗至此，只要中國官員朝野履行《孫子兵法》講「上下同欲者勝」的傳統智慧，兢兢業業而不驕，國際盟主的地位還會遠嗎？



百家廊

只是同學歲月遠

若荷

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」提起人生，人們常常借用古人的詩句，慨嘆青春易老，世事無常。生活裏如此，交友中也是如此，唯有同學聚會的時候，這種慨嘆才少了些。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」這14個字，在每個人的身上，都有或都沒有。說有，外形的變化頗多，說沒有，每個人都沒有完全脫離學生時期的容貌。年齡可以增長，形體可以改變，見識可以不同，但五官與生俱來，同學見面，辨識並不太難。

同學同學，關係非同一般，很多人從記事以來，就和「同學」在一起廝混，那程度親如兄弟，形同姐妹。大家同住一個村莊、一個街巷、一個城市。有的兩家一牆之隔，稱作近鄰，或村前村後，彼此鄰鄉。上山下河，爬高上低，可謂青梅竹馬。甚至玩夠了打上一架，也要使上力氣，不一會兒陰雲散去，兩人再好成一個兒，整個孩提時代，就是這樣度過的。

學校生涯也這麼經歷過。小學時期，有歡樂、有落寞；中學時，有憂傷、有失意。有學習落後於人的孤單，有被老師批評過後的沮喪，也有紙條約會恐怕被人發現的忐忑，更有高考錄取之後那份有生以來的驚喜。這時候，憂傷的豁然開朗，暗戀的悄然隱退，一切宣告終止，一切亦從頭開始，偌大一個班級，剎那間風流雲散。

生活，從來就不缺少變數。是根草，生得也不盡相同，是朵花，開得也不太一樣。中學之後，大家紛紛離去，軍營、高校、機關、工廠，從此各奔東西。時間倉倉促促，萬事不能

回頭。以上這些，還都只是序曲，新生活才剛剛開始。從此各自的人生，只能努力向上，拚出只屬於自己的輝煌。雖是同學，卻很少往來，從此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，哪怕是失敗，生活潦倒，也只能靠自己，每個人的生活都不過如此。

有人說，是同學，就千萬不要去聚會，那是婚外情的溫床。然而據我所知，同學之間的戀人，很難真正走進漫長的婚姻。真有情者，肯定不易拆散。我對曾經的同學，既尊敬又保持一定距離。我始終認為，看一片春草，遠一些才能看出它的深綠，看一朵鮮花，遠一些才能發現它的美麗。所以最好的同學，終究會成為兄弟，最好的友誼，是記在心裏。

近年來，各種聚會盛行，同學聚會更不新鮮。我也參加過同學聚會，是在工作十幾年後的一個春天。彷彿被春光召喚，兩位同學遇見，感懷中突然想起聚會，於是你傳我我傳你，聯絡起十幾個人。第一次聚會激動難抑，好幾天坐臥不安。聚會那天，事先打扮好，還化了淡妝，真正相聚時卻很簡單，也就在一起吃頓晚飯。大家互報了年齡，按長幼順序依次就座，席間你一言我一語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抖落當年的糗事，每個人的過去都紛繁迥異。

在這十幾年裏，儘管大家都住在同一個城市，但卻很少碰面，有的同學看着面熟，可名字記不起來了。有人故意賣關子，不許自報家門，也不許別人代替告知，昔日的老同學相見，目不轉睛地盯住對方，絞盡腦汁地回

憶，這才想起對方姓甚名誰，記憶的閘門打開，便如抽絲剝繭，往事歷歷，變得愈來愈清晰。

聚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，讓彼此重新溝通、重新熟悉。有人提議，以此次聚會為契機，長此聚會下去，並當場選出活躍分子當秘書長，很真誠、很鄭重，把下一屆的聚會名單、聯繫方式筆錄下來，留待來年聯繫。興奮如斯，大家無拘無束，開懷暢飲，彷彿又回到同學少年。有人信誓旦旦，同學是什麼？是一捆擰在一起的鋼條，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兄弟！

自那之後，我們又相聚了兩次，這期間有人升職、有人下崗、有人發跡……無論是身份，還是個人收入，漸漸都見了高下。再聚時，年齡不是問題，飯前就坐卻成了問題。官場的架子，個人的習氣，同學和同學間的大、小圈子，不遠不近，都能形成距離。不僅座次，還有官職、稱呼，無論怎樣安排，都有某種尷尬的成分。有時候覺得同學聚會，還不如和幾個關係鐵的老同學單獨約一頓飯，不用端着，隨便聊反而更有意義。同學聚會，變成虛玄客套，人脈積累，那份真誠、那份兒時的純淨與天真，早已找不到痕跡，像被風吹散的粉筆灰。

此後再有聚會，便有人使出各種理由，婉拒邀請。可惜我們的同學聚會，只保持了3年，無須宣布，即告結束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偶爾有同學相見，提及皆是無奈、嘆息。至今天，不知不覺又是十多年。時光就這麼無情，總如白駒過隙，匆匆華年，於生命中去而不返。



翠袖乾坤

「癩」峰上的父母

余似心

最近公映的港產片《無名指》，講一對夫婦因女兒患上罕見的肌肉萎縮症，二人在照顧壓力和生活打擊下心力交瘁，選擇了逃避……這故事令我想起一些認識的朋友夫婦，也曾面對子女長期病患而令人墜入谷底，他們承受的壓力和痛苦，實非旁人可以理解，希望社會能給予這些家庭更多資源和支持，助他們度過苦厄。

很多年前，我的一位男同事的老婆生了3個女兒後，歡天喜地迎來一個兒子，其後竟獲悉兒子患了敗血病，活不過5歲。面對兒子，夫妻二人從天堂跌入了地獄。為了不想面對將會失去兒子的痛苦，他決定把兒子交給外母照顧，男同事說：「免日久生情，他離世時更傷痛。」而他不久去看這個口中所說的「即將失去」的兒子。雖然如此，但情緒壓力仍瀰漫着整個家庭，男同事眼神永遠憂鬱，也無心關懷3個女兒，夫妻關係顯得緊張。我離開這公司後，聽說他兒子病

逝了，不久夫妻兩人也離婚了，女兒們跟着太太生活，但大女竟成了邊青……多年後遇見，他已在內地娶妻了，生了個健康的男孩。他的故事也實在令人唏噓。一個接受不了的現實，打碎了一家的心靈和幸福。

另一對朋友夫婦，長女身體健康，次子卻患了玻璃骨症，經常出入醫院，接受大大小小的手術，在照顧上二人一直處於壓力「癩」峰，加上生活壓力，夫妻常有衝突。兒子最終活到10歲離開了，一個家庭百感交集，像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戰爭。戰後，已不懂如何面對正常生活，夫婦二人都變得蒼老乏力。不久二人決定離婚，女兒也像個懸在半空的氣球，沒有所依。

記得我上中學時，總在小巴遇見一位年邁母親抱着一個擁有成年人頭顱、幼兒身軀的兒子。兒子常唱着歌，看出他很愛媽媽，這個母親沒有放棄她的兒子。後來從電視看到，知道她的兒子活到了40多歲，這母親也夠堅強的！



網人網事

香蕉爆火之後

狸美美

Google 多模態圖像 AI Nano Banana (奈米香蕉) 橫空出世，震驚世人。因為它不僅P圖技術了得，更可以理解事物、邏輯乃至時間。比如，一張原本模糊龜裂無法辨認的清朝宮女老照片，現在不僅可以一鍵高清還原，更可以換衣化妝、改變表情、生成動態視頻、多機位微電影、預測「十年前/後」的情景、製作圖表、生成歷史科標註等等，而且與原素材高度一致，足以假亂真。說穿了，「無中生有」的本領之強悍，前所未見。而它因此對傳統倫理的顛覆，也開創了全新的影像時代。

「眼見為實」這句老話，曾是人類社會最牢靠的樸素合作協議之一——我看見了，就信你。可在Nano Banana這類史詩級P圖AI誕生後，屏幕上的每一幀圖片都開始像魔術師袖口裏抖落的彩紙：絢爛，卻不必真實。它把照片從「記錄」變成「推演」，讓靜態開口說話，讓舊影長出未來。創作效率飆升，行業範式翻頁。

確實很強，但卻也會割傷信任。因為影像不止是感觀，更是社會契約。新聞攝影之所以能「作證」，靠的是全社會默認真實，是掌鏡人秉持的規範和自律。如今生成模型把這種默契變成默認濾鏡，但技術中立，人卻多元，勒索與裁賊輕易就能靠一張AI圖起勢。

而更隱蔽的風險在門檻。造假成本被縮減到幾乎為零，傳播回路又暢通到近乎沒有閘門，惡意只需動動手指，善意卻要自證清白。當人們被迫「保持懷疑」，懷疑就會從方法變成習慣，最終變成冷漠。到那時，不僅謠言橫行，受害者也更難自辯。

第一，技術反制。既然「造」不可逆，就給「證」加碼：內容憑證、溯源水印、相機級簽名、不可見指紋，成為未來真相的「戶口本」。平台默認展示溯源信息，為「可驗證性」加權。高像素之後，我們要學會誇讚「高可證度」。

第二，制度護欄。法律不必壓着創新跑，但要趕超災難。明確合成影像在選舉、司法、金融、親密關係中的邊界與懲戒；平台對撤下、封禁、取證設時限與標準；賦予個人對肖像、聲音被合成的同意權、刪除權、更正權。懲罰不只落在末端傳播者，也覆蓋源頭生成與商業化者，否則人早晚都是「潛在素材」。

第三，文化更新。建立新的美學與倫理：承認影像的「演繹性」，但明確「紀實」與「重構」的界限。媒體必須清晰標註「合成」，創作者以誠實標明為尊嚴，而不是以「真假難辨」為榮耀。至於觀眾，理解自身也肩負責任，盡量少給以博眼球為目的的造假圖流量，而對平淡真實多份耐心。

當然，也無須把世界想得全黑。每次媒介革命都伴隨着道德重寫：印刷術曾放大謠言；報業因此誕生；攝影曾冒犯繪畫，後來卻書寫歷史。生成式視覺把「看見」變成「可能」，也能讓教育更生動、創作更民主、記憶更可親。危險不在技術之強，而在於我們能否駕馭力量的方向。「眼見為實」不會終結，但需要加註：未來的「實」，不是「我看見」，而是「我看見且能驗證」。

至於「奈米香蕉」，它既是火炬也是火焰。火焰照亮洞穴，也能點燃山林。握着它，我們需要古人的3件法器：設灶，控溫，防火牆。同時彼此約定好：看見不等於相信，但「相信」值得認真地看見。



信而有征

平潭島

劉征

距離福州24分鐘火車車程，有一個島嶼，叫做平潭島。如果你沒去過，可以想像一下亦平亦島的電影《南方車站的聚會》。平潭的樣貌與這部電影的場景，甚至腔調都一般無二。它介於都市和鄉村之間，不是地理上的，而是一種形態。商業是有的，可不是經歷了從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過渡過來的商業，不是平緩的、擁有很多鋪墊的和緩樣子，平潭島的商業是直插進來的、極具衝擊力的舶來品。也就是說，來到這裏，你依然能夠看到原生態的痕跡，儘管當地人紛紛蓋起3層小樓以充作旅社，在某些猝不及防的地方，搭建起了一些景點，但是商業的外表下是濃重的鄉野味道。

前往此地，旅行者應該不會生出被矚目的感覺，就好像我們往往去一個地方，會十分痛苦於白來一趟，因為你在別處也會看到一模一樣街道、一模一樣商業模式。而這裏則像一個戰場，本地人正在無意識地與旅遊業戰鬥，一種無序和混亂造就出了一種衝突，並連帶出一種粗獷的生動。比如，當我叫來一輛網約車，這位仁兄因為我不肯繞路就一路嘍囉，這種干擾固然讓我心煩，但攪動心弦的痛苦同時也加深我的印象。作為一種經歷，它在我的記憶當中佔據

很重要的位置。而且，一旦你把這位司機大哥的態度理解為一種本能，你就會看到他特有的生氣方式。比如，這些仁兄中途忽然吼了一嗓子，原因是他一方面覺得自己要求繞路沒有道理，一方面又對自己沒有掙到更多的錢感到窩囊。而他在吼叫之前和之後，無論他的情緒如何，說話都很溫柔。即便我已明顯感覺到他的不快，但是一旦他開始說話，不論內容，那語氣總是很溫和的。這就形成了一種很有趣的對立。然後，我會想到一種語言、語調和語氣也許造就或者決定著一種基調，它在無意識地發揮作用，以至於一種氣氛在平潭島上也和其他地方並不相同。

所以，遊覽這個小島最好的方式是騎摩托車。就像我做的那樣，一天80塊錢。租車的老闆笑呵呵地告訴我這些車都經過改良，騎出去300公里也沒事。回憶起我在大理租的電動車，只能騎30公里，並導致我中途沒電，被迫在滂沱的大雨中把車推回去。

相比之下，平潭的摩托車太過癮了。每天中午，吃過飯之後，我就騎着摩托車出門了。聽說有一處叫做「鏡沙」的地方正對台灣，那個海灘有最藍的海水，我就加大馬力過去。看一會兒，又拐回來，一路依舊是長長的海岸線。嚴格說來，一邊是海岸線，另

一邊是村莊。我為了避開沿海公路上的人群，就在左近的村子裏竄行。沒想到這裏風景更好，這些村子都在山上，從這裏既可以俯瞰大海，也可以俯瞰沿海公路。那感覺就好像你並不是在風景當中，而是一個旁觀者，一切的、完整的風光都在眼底。

海風吹過來，蔓延的藍色，還有平潭特有的海中風車，或者別各種海景，會讓你生出與三亞或者廈門不同的感覺。三亞是秀美寧靜的，有棕櫚樹林和大片的草地沙灘。廈門則是商業發達的，有滿大街的薑母鴨、沙茶麵、土筍凍和遊客。

平潭島不同，那裏依然保有野性、有海浪、5點半的日出、五六月份的藍眼淚，以及奔馳的摩托車，就像你可以將它開往天際。



不一樣的平潭美景。作者供圖